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宋代以来江西康王考论

杨品优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康王为江西较为普遍的神明之一,江西境内有多个康王,如周康王,楚康王,宋将康保裔,宋康王(宋高宗赵构)等等,康王的身份也一直存在争议。通过考证江西主要的几个康王原型故事及其衍变,分析了其流变的原因。江西康王的例子表明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 康王; 原型故事; 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4-0114-07

康王是个跨省界的神明,江西境内有多个康王,如周康王,楚康王,宋将康保裔,宋康王(宋高宗赵构),康舍人,等等。宋代以来,关于江西康王的身份和来历众说纷纭,常常互相混淆,莫衷一是,各说遍存,歧义多见。周康王、楚康王、宋将康保裔的故事似乎已为众人所知,唯有宋康王、康舍人较少人提出和论及,也较少为研究者所关注。

一、庐山康王谷:周康王抑或楚康王

康王为周康王、楚康王之说,主要基于庐山的康王谷。关于康王谷之康王,人们多采自《竹书纪年》,《纪年》记载,康王名钊,"十六年,锡齐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1]这十几个字成了后人演绎康王故事的依据,《竹书纪年》因而成为今人普遍引用之文献。今人认为康王谷之康王为楚康王之说,多据明桑乔的《庐山纪事》,该书"康王谷"条提到:"面阳山南有谷,是为康王谷。"对此地之康王,桑乔收集了相关文献之解释:

> 《图经·纪游集》、《南康府新旧志》:康王者,楚怀王之子熊绎也,秦灭六国,时王避难于谷中,王剪追之急,天忽大风雷雨,剪人马不能前。

又说:

> 《山疏》:史记王剪所虏,乃楚王负刍,非熊绎也,国灭身陨,焉得谥?即谥,焉得康?目是时楚都寿春不在江南,何由至斯谷哉?康王者,盖康阳之讹也,今土人呼康王坂为康阳坂,有足证云。[2]

从桑乔给出的解释性文献可知,庐山康王谷之康王或为楚康王,或为康阳。

南昌的进贤县也有康王庙,嘉靖《进贤县志》载:"康王庙,县治西,坛石山右,旧传自周受命敕封善利孚应康王,主镇钟陵,福善祸淫水旱,祈祷无不响应,民崇祀之。"[3]该说似指康王为周康王,从封号"善利孚应"看又似指东岳十太保之一的康舍人,暂存疑。至康熙朝修县志时,修志者在原文抄录该段文字后,加了一段按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康王本县福主也,旧志谓不知其人,说者以为周康王,又为楚康王。其非周康王不足辨,若楚康(王)则庐山有祀,此或其分祀与?然面黑以为吞蝗,则庄王事也,亦非是。予初闻饶祀康王者,查之,乃文吏,名康祐,亦白面。今闻建昌有康王祀,乃宋将康保裔,初有德于建,后死边事,原系胡人,抑其祀流入本县与?[4]

从上引按语可知,康熙朝的修志者否定了前修县志的看法,认为该县之康王庙绝非周康王之庙,是否为楚康王

收稿日期:2008-08-06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4800-k06186)

作者简介:杨品优(1971—),男,江西信丰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史.

则存疑；饶州之康王为康祐，乃一文吏。联系到建昌府祭拜宋康保裔之事实，他们又认为可能为康保裔，为该神明流传至进贤的结果。据《宋史》载：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祖志忠，后唐长兴中，讨王都战没。父再遇，从太祖征李筠，又死于兵。保裔在周屡立战功，宋真宗即位，与契丹战，被围，有将曰易甲驰突而出，保裔曰："临难无苟免。"后战亡，真宗闻之震悼，废朝二日，赠侍中[5]。康保裔三代效死朝廷。康保裔为胡人之说，今人多认为与《辽史》所记康昭裔相混之故，《辽史》云："（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统和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6]保裔曾被俘虏并为辽节度使，因而为"胡人"。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也认为《宋史》之康保裔与《辽史》之康昭裔同为一人，这更给后人带来了疑惑。[7]今人多持康保裔与康昭裔实为二人之说。

南昌县也有康王庙，乾隆《南昌县志》载有两座："康王庙，在延庆寺东，祀元忠臣康保裔。……康王庙，在窑头七里街，元时建，王名保裔，宋忠臣，明宸濠之变巡抚孙燧副使许逵附祀于此。"[8]当时人们认为两庙皆祀康保裔，为宋忠臣（为元忠臣之说应误，同治《南昌县志》亦指出）。至道光六年修志时，他们仍然沿用乾隆志之说法，原文抄录，但增加了一跋语，介绍康保裔之事迹：

> 保裔洛阳人，宋真宗朝死难瀛洲，当遇敌于瀛时，孤军堕重围，左右请易甲去，保裔曰：临难无苟免，与敌力战，杀伤甚众，以矢尽弦绝死，事闻赐□忠烈，诏立庙祀之，祥见《宋史》。王祀南昌，不知所始。[9]

值得注意的是，保裔死后，《宋史》曰"赠侍中"，上引跋语说"赐□忠烈，诏立庙祀之"之事，《宋史》及宋以后政书均不见载。南昌何时始祀康保裔？修志者仍云"王祀南昌，不知所始。"至同治朝修志时，人们照录道光志之记载及跋文，但增加了一按语，表明了不同的意见：

> 王谟《考古录》云：《寻阳志》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岭有城。考《竹书纪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是康王本以巡狩至庐山，而庐山又以康王名谷，至今江西境内多康王庙，亦以康王南巡，遗爱在人，奉祀不绝，《通志》皆以为宋康保裔，非也。据此则此庙亦当是周康王非康保裔，保裔战瀛洲，《宋史》传以为死难，《辽史》以为降附，授节度使，忠奸尚在未分，江西又不当祀。特附录以俟考。[9]

《考古录》（又名《江西考古录》）作者为江西金溪人王谟，为乾隆戊戌进士。王谟主要采用《寻阳志》、《述异记》和《竹书纪年》判定江西境内之康王为周康王遗爱，而否定《通志》认为康保裔之说法。[10]南昌方志编纂者基本接受了王谟之意见，认为江西境内之康王为周康王；又认为《宋史》、《辽史》所记康保裔、康昭裔为一人之事实，保裔死、降未分，忠、奸未辨，如保裔为"降"、"奸"，则无资格受祀奉，指出该神不应为康保裔之理由，但又"特附录以俟考"，留下了些许余地。当然，王谟把所有江西境内之康王庙皆视为周康王，也显偏颇，详见下文。

二、宋将康保裔：士大夫对神明之定义及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周康王、楚康王外，绝大多数的江西方志认为康王为北宋将领康保裔。康保裔三代效忠王朝，死王事，此为大忠、大节、大义之事，《宋史》之康保裔故事成为后人引用的范本。江西各地都有据称为祀康保裔之庙宇，其中分布较广泛者如吉安（宋称吉州）之庐陵、永丰、泰和等县，另外，饶州的鄱阳县、南昌的新建县，赣州（宋称虔州，绍兴二十三年改赣州）、南安（宋为昭信军，淳化元年置，明清为南安府）等地，也有许多庙据称祀奉宋康保裔。下面我们通过方志、文集等文献，对之作一分析。

"有功德于国、民者祀之"，"能捍灾御患者祀之"，这是王朝国家对正统神明的态度，其它则为不当祀之"淫祀"。康保裔三代"死王事"，对国有至大之功德，但遍查宋以后正史、政书并无为其封号、列入祀典之记载。在被认为供奉康保裔的庙宇中，一些士大夫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纷纷为此类庙宇撰写文章，彰显其大节大义，这些庙宇也因此获得了文化上的正统性，在竭力褒扬康保裔的士大夫中，欧阳守道是最重要的一位。欧阳守道为庐陵人，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曾于白鹭洲书院为诸生讲说，后任岳麓书院副山长，历官至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官[11]。吉安庐陵县有许多康王庙，他曾为白沙的灵祐庙作记。宋淳祐八年（1248），吉州知州李义山求助于白沙灵祐庙之康王，康王显灵相助，李义山请欧阳守道为该庙作记，欧阳守道曰：

> 咸平三年庚子（1000）距今淳祐戊申二百五十年（淳祐八年，1248——引者按）矣，赫然若前日事，国家怀柔百神，所在郡邑有以王之封号为请，皆即日报可，自王之身以及父母妻子命书，稠叠恩数甚盛，以死勤事之报，至于今未已，呜呼，盛矣，非为其以祸福惊动斯人也。庐陵诸邑，皆有王之别庙……。[11]

按照欧阳守道之描述,因保裔有功德于国家社稷,各地纷纷为其建庙,为之封号之请求也都敕准,庐陵当地因此有很多康王庙。欧阳守道《康王庙记》对康王的规范性解释,对各地之康王庙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庙宇也因此被赋予官方之文化价值。自欧阳守道的一百多年后,或许受欧阳守道之影响,明永乐间吉安巨儒梁潜也为该庙作记。梁潜为吉安泰和人,洪武朝中举,历任广东四会、阳江、阳春诸县县令,永乐元年梁潜参修太祖实录。梁潜生于明洪武至永乐间,他作为泰和显宦为白沙灵祐庙作记,凸显了康王庙在当地之尊崇地位,梁潜提到:

公死二百年,宋失其故都,而公之神亦徙而南焉……南渡后,所在郡县复有以公封号为请者,遂进爵为王。……白沙之有庙,□自宋绍定辛卯(1231),既毁而复兴者屡矣。近其民又改□之,既成,主庙事某求予文记之,予恐民怵公之威而不知公之烈也,故论述其事俾刻之石,使祀公者有以考焉。[12]

该记的具体时间不祥,按梁潜记叙,白沙灵祐庙建于宋绍定四年(1231),这是笔者所知唯一的建于宋代且有确切时间之康王庙。关于庐陵之康王庙,梁潜认为是神随宋室南渡而传播之结果,他为该庙作记,主要是"恐民怵公之威而不知公之烈",可见,士大夫要强调的还是神明的合法性、正统性。何安娜考察了吉安的许多康王庙,据她的访谈,白沙灵祐庙最近的一次修建为1998年[13]。

欧阳守道、梁潜等士大夫为吉安的康王庙作记,为神明身份的规范化、标准化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士大夫的作用下,一些一般的神明也被认为与康王有关,被赋予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深深打上士大夫文化的烙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康王也经历了诸如天后、珠江三角洲北帝等神明的标准化、正统化的过程①。在士大夫的影响下,江西的很多康王庙,有的原来祭拜康保裔或其它神明,如周康王、宋康王等,都认为是康保裔。如吉安的永丰县也有一康王庙,方志未说该庙祀奉何神明,但该志艺文部分原文照录欧阳守道为白沙灵祐庙所作之记,永丰士人已理所当然地把该庙视为康保裔庙宇之系列。[14]南昌的新建县有一康张庙,并祀康保裔和唐张巡,同治《新建县志》编纂者特加了一按语,对此庙说作出解释和说明,按语云:

保裔洛阳人,宋真宗朝死难瀛洲。当遇敌于瀛时,孤军坠重围,左右请易甲去,保裔曰:临难无苟免。力战杀伤甚众,以矢尽弦绝死事,赐谥号忠烈,诏立庙祀之,详见宋史,祀于江城不知所始。[15]

从按语可知,方志之编纂者力图突出本庙神主之忠烈气概,该神虽值敬仰,但他们也不知省城何时开始奉祀康保裔,也无更多证据表明所奉之神为康保裔,所说"(真宗)赐谥号忠烈,诏立庙祀之"为沿用惯说,并无文献依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方志末尾的"类事·杂说"部分,他们收录了康王在泰和显灵的故事以及欧阳守道的《康王庙记》,作为本县康王为康保裔之证据。方志编纂者的良苦用心,更使我们对康保裔之说抱有一定的戒心。

更突出的例子是,在士大夫的影响下,原本并非供奉康保裔的康王庙,也被地方文人篡改成康保裔庙,吉安泰和县康王庙即是一典型的例子。关于泰和的康王庙,乾隆《泰和县志》曰:

康王庙,在东门外,宋欧阳守道《康王庙记》谓姓康名保裔,洛阳人,祖名志忠,仕后唐,讨王都战没,父名再遇,从宋太祖征泽潞,与李筠战没,王为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入寇,战死河间,三世皆死王事。[16]

泰和编志者直接依据欧阳守道之记判断该康王为康保裔,叙述之后,他们增加了一段按语,道出了某些实情,按语曰:

俗以宋高宗尝封康王,遂误为高宗庙,得欧阳此证甚明,旧传粤贾事甚诬妄,今删。[16]

从按语可知,原来泰和的康王庙并不祭拜康保裔,而是宋康王即宋高宗赵构。据《宋史》,赵构生于大观元年(1017)五月,二年正月,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进封康王。宋康王登极前后,金兵大举南下,裕隆太后向南转移,南方寇乱蜂起;建炎三年十一月,"太后发吉州,次太和县,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犯永丰县,知

① 对中国神明的标准化、正统性及其意义的经典研究,参见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92~324. 对中国神明的正统性、地方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参见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的一个解释》,载《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25页;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刊《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123-133页。

县事赵训之死之。”[5]后来宋高宗派岳飞等平定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寇乱，宋康王、岳飞等在赣中、赣南等地有大量庙祀。泰和方志编纂者认为民间祭拜的宋康王是不对的，乾隆十八年修县志时，他们删掉旧志中关于泰和康王庙的记载，增加了欧阳守道的叙述，这样，康王成为具有正统身份之神明。笔者无法找到上一修的《泰和县志》，恰巧同治《新建县志》转录了这段文字，可看到康王相助“粤贾”之情节：

> 康王庙，在东门外，旧传为唐时所建。天启四年，粤贾船过，焚祷甚虔。后至鄱湖，舟溺，忽见神人相救，曰我泰和康大也，庙前有樟树，森蔚苍古。崇祯元年，洋使入贡，谓此树有宝，欲重价易之，地方无敢主者，奉为丰乐灵祠，究不知其所自。
>
> 按：欧阳守道有《康王庙记》，谓姓康名保裔，洛阳人，祖名志忠……。姑记之，以俟再考。[15]

引文所记为宋康王显灵的故事，引文还可知，乾隆以前的地方资料相传康王庙为唐时所建，清俞正燮认为或为在唐时之古庙基上所建[7]。泰和康王灵验故事应由宋康王这一“原型”派生而来，泰和的故事被地方文人认为“诬罔”而被删除，但尚不能确定该神明之身份，故按语照录欧阳守道庙记后，又说“姑记之，以俟再考”，到乾隆志时，灵验故事则完全删除，欧阳守道《康王庙记》从按语直接放入正文，完成了由宋康王到康保裔之身份的定义与改造。

在泰和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从基于灵验故事的康王到符合士大夫品位的具有文化“正统性”康王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三百多年前欧阳守道等士大夫对康王的定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地方官员、士大夫被赋予调教社会风气的责任，他们对“俗”、“雅”作出区分，在乡民的信仰生活中，辨明何为“正祀”，何为“淫祀”；定义神明身份、罢黜未列入祀典之“淫祀”。欧阳守道对康保裔之态度及其影响，正是士大夫这一角色的生动体现。

三、宋康王及其衍变：基于文献与田野的分析

除奉祀周康王、康保裔之外，江西还有不少庙宇祭祀宋康王，即宋高宗赵构（如上文泰和的例子）。南宋初年，金兵继续南犯，南方盗贼乘机蜂起，裕隆太后等宫廷家眷人士向南转移，经过杭州，建炎三年闰八月，太后至南昌，十一月金兵攻陷南昌，太和至吉安，后到达吉安泰和县，经由万安陆行至赣州[5]。绍兴元年正月，宋高宗派岳飞带兵入南昌，至绍兴四年，张浚、岳飞等将平定了江西高安（宋称筠州）、吉安、赣州等地的动乱。

康王派岳飞等平定筠州之盗贼，为报答康王之恩，筠州居民纷纷建庙，祀奉康王、岳飞等人，如《西江志》记载：

> 宋帝康王庙，在高安景行坊，明天启间修，王应遴记。
>
> 英烈庙，在上高鱼巷，祀宋康保裔。
>
> 岳王庙，在新昌小东门内，祀宋鄂王岳飞，明正德三年知县熊纪建，教谕姚世菜记。
>
> 蒋将军庙，在新昌四都，蒋为宋岳飞裨将，追曹成至此，中流矢卒，尸立田间不仆，乡人异而庙祀之。[17]

除宋康王外，瑞州上高也祀康保裔。对高安康王庙的来历，明末戏曲家王应遴记曰：

> 筠州康王祠建立不知何年，然旧志不载，则为正德十年以后可知也。粤稽康王实□系宋徽宗第九子……。先时筠州为江淮盗贼所据，绎骚残害，民不聊生。因康王南渡登极，至辛亥绍兴改元，三月，遣张浚、岳飞大败李成之兵于楼子庄，而江淮盗贼皆遁，筠州遂恢复焉。揆厥所有，则筠之得以奠兹土而乐生聚，皆康王力也，其功德不容泯矣，建庙崇祀，固所宜哉。[18]

根据王应遴的描述，高安康王庙早至明正德十年以前即有了。高安居民祀奉康王，以及平乱功臣岳飞及其部将，他们俨然组成了地方的祭祀体系。尤其是对岳飞的祀奉，已极普遍，如袁州府，“忠烈祠，在府城东一里，祀岳飞及其将王贵，以戡定湖南、江西之功，佥事余珊建；明崇祯庚辰（1640）邑人袁业泗重修，增祀左武大夫张宪及王子岳云、后军义勇施全。”[17]又如九江，在府城有岳武穆王祠，德化县有祀奉岳母的岳母祠，皆为明正德年间建。[17]在南安府、赣州府等地，也有很多奉祀岳飞的庙宇。南安府有一岳武穆祠，在府城大余县，“宋岳武穆祠，在水南东山麓，祀岳少保飞。”[19]岳飞对恢复赣州、南安等地的社会秩序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南安府志编纂者所说：

> 宋南渡以后，盗贼群起，连结数郡，肝脑涂地者，可胜计哉，不有武穆，谁其灭之？安宗社奠生灵，使室家完固，无复流离死丧之患，武穆之功，在吾人者大矣。噫，武穆功在宋室，尤大矣。[20]

赣州祀奉宋康王的庙宇则更多，但似乎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宋康王在赣州之崇高地位除了他派岳飞等平定寇乱之外，还与其大赦虔城的不杀之恩有关。据载，建炎三年隆佑太后至虔州，“时虔州府库皆空，卫军所给皆沙钱，

市买不售,与百姓交斗,纵火肆虐。”[21]致使太后震惊,同时各地盗贼此起彼伏,形势危急。绍兴三年,岳飞受命擒斩虔贼彭友,其余贼寇乞命,高宗以太后震惊,密旨令岳飞屠城,经岳飞再三请求,高宗同意诛首恶外赦免虔城,“(绍兴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5]赣州城民人感恩康王和岳飞,绘岳飞像祀之。赣州城有多处康王庙,据张嗣介的调查,最重要的有城西的三康庙、水东乡水东岸的灵山祖庙、远郊赤珠岭的灵一庙。[22]三康庙在赣州较知名;灵一庙方志有记载,“灵一庙,在赤硃岭,始建无考,乾隆二十年修,嘉庆二十年重修,屡著灵验。”[23]灵山祖庙文献无记载。关于赣州康王的来历,据张嗣介的考察:三康庙,“传说康王姓康,对赣有战功,牺牲后被封王。”[22]从此可知三康庙康王似为宋康王。灵一庙康王斗法故事与笔者家乡宋康王的故事如出一辙(详下),因此灵一庙康王很有可能为宋康王。至于灵山祖庙康王为何神,则不得而知。此外,据张嗣介的访谈,赣州水东乡七里村曾分别建有三座康王庙,当地老人说该康王即是“泥马渡康王”的赵构,因赵构同意岳飞的请求,赦免虔城而受到虔城民人的奉祀。七里村一类的康王庙似也应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但往往被忽略,是为可惜。根据今人的调查,临近赣州的粤北南雄也不少祀奉宋康王的庙宇[24]。

除康王外,赣州祀奉岳飞的庙宇也很多,这些庙宇数精忠祠最典型、最重要,该祠在赣州城景德寺右,亦曰岳武穆王庙。精忠祠自宋初建后,历代王朝倍加重视,明嘉靖、万历朝,清康熙、乾隆、同治朝等多次修缮、维护,地方长官纷纷为之作记,如清代精忠祠受到官方关注的情况:

> 国朝康熙初赣镇姚自强倡修,自为记,三十四年协镇李生桂倡修,监都税务杨昶记。乾隆三年知县张照乘拨田为岁修资,四十一年赣镇吴抡元倡修,自为记(参张志赣县志)。同治六年巡道张岳龄重修,何应祺记,赋役全书编赣县坐支祭银四两八钱四分五厘三毫五丝二忽。[21]

政府拨出祭银作为专项资金,为保证精忠祠的特有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精忠祠作为官方庙宇的角色。

在笔者家乡赣州信丰县的安西也盛行康王信仰,安西分为上堡、中堡和下堡,笔者曾对安西康王做过田野调查①。目前上堡和中堡共有五座康王庙,乡民们有的认为康王为宋高宗,有的认为康王为宋高宗、岳飞和韩世忠。安西的康王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但目前留下的惟一实物为明宣德间的一鼎香炉。上堡康王的主庙——海螺寨寺在山上,寺里树立着三尊康王神像,面容可怖,三神分别为“敕封本寨康王大福主、敕封本寨康王二福主、敕封本寨康王三福主”。海螺寨寺首事认为“康王为皇帝,是当过大官的”,有意凸显康王的官员身份,与赣州城不同,他们认为康王为三个神明,即南宋的赵构、岳飞和韩世忠②。查《宋史》,韩世忠并未参与平定赣州寇乱,受岳飞派遣平定彭友之乱的是张宪和王贵[5]。但岳飞、韩世忠抗金、平定地方寇乱的故事已家喻户晓,尤其是岳飞,早期的历史教科书曾定其为“民族英雄”。韩世忠为南宋配享宋高宗之功臣[25];由于功勋著卓,明初和清初,岳飞、韩世忠皆列为京城历代帝王庙之从祀功臣[26-27]。海螺寨寺1995年增塑了赵构、岳飞、韩世忠三位之神像和观音、财神爷神像,显然,“康王三神明说”应为宋康王这一“原型”衍变而来。上堡另一座主要祀奉康王的庙宇——太平寺建于2001年,该寺首事认为“康王是逃难而来到安西的”,这很容易使我们将之与裕隆太后向南撤退中颠沛流离的情形联系起来③。中堡的茶亭下寺为中堡的主庙,中堡人认为康王的来历是这样的:

> 康王福主乃安息堡一方真神,康王护国佑民一福主、康王威忠显德二福主、康王文孝广佑三福主乃康王福主三尊神位之神衔是也。康王乃南宋开元帝君帝号,宋高宗称帝三十六年,宋高宗百年之后,仙录铭旌,遣封南宋辖域宝山福地显灵成神,敕封康王福主神号。[28]

按照茶亭下寺的说法,康王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赵构驾崩后其灵魂于境内名山成神。康王为一个神,有三个封号,寺里也供奉着三尊神像。安西所谓的神庙实为一排简陋的房子隔成几间,一间供一个神明,在安西,与康王并列的神明还有许真君、五谷神、观音等。

---

① 信丰安西三堡康王信仰的具体情况,参见杨品优《信丰安西三堡的康王信仰》,刊(香港)《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3期,2006年,第30-39页。

② 根据作者2004年9月10日对海螺寨寺首事刘罗才先生的采访。

③ 根据作者2004年9月10日对太平寺首事温信文先生的采访。

康王的“原型故事”除以上提到的几个外，还有一个较重要的，即康舍人。康舍人为东岳行宫之佑神，为“东岳十太保”之一，此康王在广信府（宋为信州）之弋阳县、吉安等地皆有庙祀，甚至远播至江、浙、闽、广等地，限于篇幅，此处不拟展开讨论①。

四、结语

通过对文献与民间传说的解读与考辨，可知在江西境内的康王有周康王，楚康王，宋将康保裔，宋康王，康舍人等，这些康王的原型故事，在流播的过程中又发生变异，可能衍变为其它的种种神明。针对前人为康王的身份莫衷一是、各执一说的情形，吕宗力、栾保群在他们知名的神谱著作中提到：

> 康王庙，近代所在多有。其神则或谓宋将康保裔，或谓周康王、楚康王、宋康王，或谓唐康深，或谓东岳九侯之一，诸说不一，皆可存之。[29]②

“皆可存之”指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复杂面相，暗含了民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亦可为对民间信仰应采取之态度。一个神明可以衍生出多重身份，可以被不同身份的人作不同解读，江西康王的例子说明了民间信仰复杂的一面。对同一个神明，士大夫与当地乡民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士大夫关心的是该神当不当祀，是否为淫祀，即神明的正统性、合法性问题；而乡民则关心该神明“灵”不“灵”、有没有“用”的问题，体现出某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康王的例子也表明，王朝国家、士大夫对定义、标准化神明起着关键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由主要几个康王原型故事衍生出的多个“康王”，作为历史学者或者人类学者，我们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对之作是非、对错之类的判断，而更应揭示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诸多康王被制造、定义出来的历史过程，揭示神明标准化过程中王朝国家、地方读书人的作用，从而洞察地域文化形成的某些机制。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学术旨趣、关怀去观看庙宇、访问耆老时，面对如康王一样复杂、多义的神明时，我们就能表一种“理解之同情”，或许就能更真切地了解地方神明及地域社会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竹书纪年[M]//丛书集成新编. 台北：新文丰公司，2004.
[2] 桑　乔. 庐山纪事[M]. 嘉靖四十年刊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3] 汪　集，等. 进贤县志（嘉靖四十二年刻本）[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4] 聂当世，等. 进贤县志（康熙十二年刻本）[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5] 脱　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脱　脱，等.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俞正燮. 癸巳存稿[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8] 陈兰森，等. 南昌县志（乾隆十六年刻本）[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9] 陈纪麟，等. 南昌县志（同治九年刻本）[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0] 王　谟. 江西考古录[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11] 平观澜，等. 庐陵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2] 梁　潜. 泊庵集[O].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何安娜. 十三世纪江西吉安乡村的神抵崇拜——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J]. 南方文物，2005，(2).
[14] 陆　湄，等. 永丰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5] 承　霈，等. 新建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① 关于弋阳东岳行宫佑神康舍人受封及其显灵之记载，参见《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一五、礼二一之一二），以及光绪《吉安府志》（卷九，建置，吉水庙祀）等文献。

② 吕宗力、栾保群的著作（见本文参考文献部分）罗列了较多与有关康王的文献，本文参考了其中的部分文献，谨此致谢！

[16] 冉 棠,等. 泰和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7] 白 潢,等. 西江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8] 张文旦,等. 高安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9] 商文昭,等. 重修南安府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20] 刘 节. 南安府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社,1990.
[21] 魏 瀛,等. 赣州府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2] 罗 勇,林晓平. 赣南庙会与民俗[M]//劳格文.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 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8.
[23] 黄德溥,等. 赣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4] 曾汉祥,谭伟伦. 韶州府的宗教、社会与经济(上)[M]//劳格文.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 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2000.
[25] 徐 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26]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7] 清文献通考[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8] 安西中堡重塑康王福主神像理事会. 功德薄[M]. 江西省信丰县安西镇中堡茶亭下寺藏,1999.
[29] 吕宗力,栾保群. 中国民间诸神[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An Explo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on Kang Wang of Jiangxi Province from Song Dynasty

YANG Pin-you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Kang Wang was the popular deity of Jiangxi province, There were many Kang Wang deities, such as Kang Wang Zhou, Kang Wang Chu, The general Kang Bao Yi of Song dynasty, and so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Kang Wang was always controversial. The article probed main several original stories of Kang Wang and their spreading, analysed the reasons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examples of Kang Wang proved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s were complicated.

Key Words: Song dynasty; Jiangxi province; Kang Wang; Popular religion; spread